

運氣問題

馮進



有些人健康生活，注意飲食、睡眠、運動，到頭來卻身患不治之症，英年早逝。有些人每天抽兩包煙，平時大魚大肉，從不鍛煉，照樣活到九十多歲。這不能不讓人感慨命運播弄，身不由己。運氣在我們的生活中真的那麼重要嗎？打牌、抽獎要靠隨機的運氣，人生的其他方面又如何呢？

英文辭彙中，運氣有「fortune」與「luck」之分，前者指不受個人控制的先天因素，後者指貌似偶然的事件。前者是天生的，後者卻可能由一系列個人行為造成。兩者大約等同於中文裏「命」和「運」的區別，只是人們平常說話時常將兩者混用。我們都愛聽某人怎麼白手起家，憑藉才能和苦幹扭轉乾坤，走上人生巔峰的傳奇。但這類故事之所以吸引人，就在於物以稀為貴。在美國著名的TED演講系列中發言的有識之士指出，絕大多數情況下成功的人生離不開運氣，而運氣又離不開出身。也就是說，看似偶然的luck其實植根於超越個體之外的fortune，「運」關乎「命」。

「美國夢」的中心涵義是自強不息者必定能扭轉出身的劣勢，改變命運，獲得成功。實際上你在哪裏出生，有什麼樣的父母，屬於什麼種族這些因素對今後的人生道路幾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正如加拿大記者、企業家蘇特克里夫（Mark Sutcliffe）所說，人生不是馬拉松賽，我們並不在同一個起點同時出發。他本人「中了出生大獎」，誕生於加拿大的中上層人士家庭，這個出身他覺得比「拿到一百萬美元的饋贈」更可貴。確實，生於富裕和平的國家，屬於社會主流種族，

父母至少中產者具備先天的優勢。這意味着他們從小住在好社區，享受良好教育，獲得更多機會。社會底層也不乏才能出眾、努力奮鬥者，但他們之中絕大多數無法翻身。因為他們不但「先天不足」，而且後天環境中法律、政策、社會、文化等的不公，權力的不對稱，注定他們無法與特權階層享受同樣的福利。不公累積，劣勢疊加，痼疾不治，必造成階級固化，「三代赤貧」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的可悲局面。

奮鬥是成功故事裏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，但絕對不是故事的全部。才能、奮鬥再加上運氣，或者說機遇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而機遇在很大程度上由個人的「郵編」，即我們出生、受教育、工作的地點和環境決定。那麼這是否證明我們該聽天由命，放棄奮鬥呢？這又不然。史丹福大學教授斯列格（Tina Seelig）現身說法，通過自己不屈不撓、多次努力後終於出版暢銷書的故事告誡大家：迴避風險，不思進取，不願學習新東西、嘗試新事物，只會把機遇擋在門外。而且，她覺得中老年更應該冒險，因為他們早就功成名就，不必害怕小小的挫敗。出身不佳者要取得成功必須加倍努力，理固宜然，但這話知易行難。一出生就享有先天特權者一本正經地鼓勵下層人士奮鬥，更有站着說話不腰疼，把失敗歸咎於個人因素，缺乏同情心之嫌。與其瞧不起「下等人」自毀前程，不如追根溯源，深究造成貧困的制度性、結構性因素。成功人士更該意識到自己的輝煌事業並不能完全歸功於個人才能，運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「富而好禮」，心懷感恩，樂於助人，讓更多人獲得成功，能改善整個社會的面貌。至於人壽長短，隨機因素太多，不妨放下糾結，無可無不可，凡事盡人事，聽天命。

博物館為傳統繼往開來

小可



經過臺灣大會堂，看到一張「國際博物館日」海報，日期為五月十八、十九兩日。海報上繪有方形箱子，有人走進箱子，有人從箱子走出來。看來箱子比喻博物館。圖案中有太陽、星球，有齒輪、有壽字、有地圖。還有兩句話：「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，傳統的未來」（Museums as Cultural Hubs. The Future of Tradition）。海報色彩柔和，筆者很想擁有一張，往問大會堂辦事人。回覆說是「只有一張，不能給你」。沒辦法，只好把海報拍下來，閒來多看幾眼。對「樞紐」一詞，筆者頗為鍾愛，它出自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，指「重要的部分，事物相互聯繫的中心環節，也指重要的地點或事物關鍵之處」。博物館是「文化樞紐」，是社會的重要文化場所，是滿載歷史和知識的地方。進博物館，你會看到很多古今中外的重要文物。看文物複製品尚且令人欣喜，看被玻璃櫃保護着的出土實物更令人迷醉，彷彿回到了從前那個地方、那個年代，跟那時的人與事密切相關，一幕一幕地在腦海浮現。宮廷貴冑的用品，精雕細琢，極盡奢華；平民百姓的器物，樸實無華，平淡安逸，種種文物，博物館都一一展示在你面前。今源自古，有古才有今，今昔之連繫，怎也分不開。為何有我，正就是由祖先代代相傳。體內流淌着的血脈，與這些傳承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傳統，並不是死的東西，相反生生不息。博物館就是讓人認識傳統的一個重要地方。「傳統的未來」又是怎樣的？這也是博物館的使命，如



▲「國際博物館日」海報，表達博物館肩負承前啟後使命 作者供圖

何繼往開來，更好地把傳統文物介紹給訪客，要與時俱進，深入社區，表達方式要更靈活生動，讓更多人願意走進博物館參觀，不僅只是眼睛看，也要令人有共同分享的感動。博物館有蒐集、保存、傳達、研究及展示的責任，未來的博物館，更要有世界觀，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領域上，為世界和平搭建一道橋樑。筆者個人較欣賞清楚無誤的文字描述跟圖片或實物配搭得宜的展覽，太多的「打卡」拍照模擬展板，過多的遊樂味道，並不合適。

國際博物館協會（ICOM）從一九七七年起，把每年的五月十八日定為「國際博物館日」，以喚起公眾對博物館的關注。香港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，自二〇〇一年起也於每年的五月中舉辦「香港國際博物館日」。「二〇一九香港國際博物館日」於五月十八日及十九日舉行，多間文化博物館免費開放。

說到費用，筆者常逛博物館，香港的博物館展覽部分免費部分收費，雖然收費不多，一般是十多或幾元，老幼殘疾尚且再有優惠。正就是收費不多，對博物館的龐大營運開支也幫不了什麼忙，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，展覽為何不考慮全部免費？

「怪字三俠」鄭家鎮

張茅



香港最長壽的報刊漫畫專欄，要數《成報》李凡夫的「何老大」，《華僑日報》鄭家鎮的「大班周」。鄭家鎮是「兩棲類」，漫畫家與報人兩者兼得，過去在兩種場合見面互相點頭，因為街頭地攤一幅畫，然後熟識起來。

事緣於往鴨寮街逛地攤，「古董」攤檔由兩邊佔到路中心。看到一地攤擺賣幾卷畫，拉開其中一幅山水畫，驟眼相熟，細看署名及印章，見「鄭家鎮」三字，幅條左上角書「永定河」，已有九分把握，用五十元買下來。當時想的是他的畫怎落於「古董小販」手上。

幾年後，「鑪峰雅集」舉辦書畫及作家原稿展覽，在三聯書店展出，他的書法搶盡風頭。我向他談及鴨寮街買了一幅「永定河」，求證是否真跡。他聽到「永定河」立即說寫過這樣的畫，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一批畫家到北京旅遊參觀，到了永定河，自高而下，氣勢萬千，回到香港即將印象畫下來；他繼而爽快提出，可以把畫拿給他，讓他添上一些字。我自是喜出望外。

由此，開始對鄭家鎮的底子發生興趣，他果是多才多藝，去年底，才知道三聯書店替他出版了《香港漫畫春秋》，屬他的遺作了。此書是他的自傳，同時讓出許多篇幅介紹香港早期資深五十四位漫畫家，本地的及由內地南下一段日子再北回的，豐子愷、葉淺予、華君武、張光宇、黃苗子、廖冰兄、方成、米谷等，堪稱大師級，用他專業眼光介紹。香港畫家寫了李凡夫、李凌翰等人。

鄭家鎮以「李凌翰有語言天才」為題，說「性善喜靜，相交滿天下，知己卻無幾人」。李凌翰移民後，出版《大隻廣遊加拿大》、《大隻廣遊美國》。在香港李凌翰的「大隻廣」受讀者歡迎，在當紅的時候，《星島晚報》、《新晚報》，《大公報》每日刊登他的漫畫專欄，《新晚報》登在副刊「下午茶座」左上角橫排，報社每天派人到彌敦道他的住處取稿，因此留有印象。李凌翰能說廣東話、湖北話，一口流利普通話，精日文、英語，正是鄭家鎮說他有語言天才，還能唱，聚會場合邀作表演



▲鄭家鎮漫畫作品《危廈百態》 作者供圖

嘉賓。李凌翰筆下的人物香港化，時髦女郎，男士西裝筆挺，合中產讀者口味，先在上海成名。鄭家鎮用不少筆墨介紹麥正，稱「麥正是畫家兼園林家」。麥正一直追隨鄭家鎮，一九五四年鄭家鎮、李凡夫、李凌翰、陳子多、丁岡創辦《漫畫世界》，任用後起之秀的麥正做助理編輯。一九六三年創辦《漫畫週報》、《漫畫日報》，麥正一直追從，後來又邀他加入庚子畫會。

麥正的漫畫線條潔淨準確，手法誇張，一座幾十層豪宅，鄰居也是幾十層大廈，卻由一張張架床疊起，當年題材今日仍具現實性。鄭家鎮讚道從者「多才多藝的人，創作漫畫之餘，鑽研園藝，辦起自己的正園花園，搜各國奇花異卉，在報刊寫園藝專欄，上電視、國台主講園藝，應邀在中文大學校外課程主講園藝課程長達十餘年。」

像女人一樣強

俞雁



家庭聚餐的飯桌上，許久不見的大伯父一落座就對我說：「什麼時候能吃到你的喜糖？」我還是一如既往地笑着說快了，順勢轉移話題。父親也打圓場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」大伯父仍喋喋不休：「女孩子讀那麼多書還是要嫁人，別想着當女強人。」他接着又開始話當年，重復自己的「威水史」：初中畢業進社會，做生意賺大錢，如今兒孫滿堂，其樂融融。此時母親沉不住氣，猛地放下碗筷，克制地反擊：「女人怎麼就不能打拚了呢？強人不分性別。」大伯父自知理虧，一邊陪笑臉，一邊悻悻地結束這個話題。

長久以來，事業有成的女性常被貼上「女強人」的標籤，而成功的男人就沒「男強人」這一說。似乎男人強天經地義，女人強才奇怪，需要特別標註性別。一句「強人不分性別」，母親還是有底氣的，至少在我心中。她前半生在老家的南方小鎮當高中英語老師，兢兢業業。雖說不上桃李滿天下，每年高考放榜後她總收到不少學生發來感謝的短信。等我上大學後她決定離開講台，重返大學校園，隻身到北京再修讀翻譯碩士學

位。那年母親已經四十三歲了，毅然捨棄穩定的收入和福利，許多人不甚理解，還一度認為她在經歷「中年危機」。其實，在近二十年的教學生涯中，她就會多次放棄升遷機會，將工作以外的更多心思投入我的教育和成長。只有我明白，她終於能為自己而活。

上周末母親節，朋友圈裏除了大家藉此表達孝心，還有人轉發了一篇關於女性生育後遺症的長文。我雖未曾生子，讀後仍感肉赤，便問母親：「生孩子真有那么可怕嗎？」她嘆了一口氣：「生是一時痛，育人才是苦。生兒育女，還有家庭責任，何止身體的勞累。」父母是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，父親是家中七個兄弟姊妹的女子，祖父母算是砸鍋賣鐵也要送他上大學，多少有點「寒門出貴子」。母親則是獨生女，來自北方城市。他們在大學相識相愛，大學畢業後，自然要返鄉貢獻。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用現在的話說，北方大妞遇上「鳳凰男」南方小子，面對龐大而複雜的家庭關係，母親多少有點水土不服。在我出生後，祖父「重男輕女」的封建思想嚴重，她承受着巨大的無形壓力，卻堅決不生二胎，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。

母親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——心靈手巧，善

做女紅。老家那邊盛極一時的「抽紗」（勾花），她自嫁過來就習得這門手藝。在我兒時的記憶中，母親每天下班回家，批改作業，做飯洗碗洗衣服，家務事做好之後，就是拿起鉤針，不停地勾花，直至深夜。她沒有節假日可言，除了上課和睡覺休息的時間，她都是在做這個「兼職」，目的很簡單就是幫補家用。

說回她重返大學校園的事，經過三年苦讀，母親順利畢業，但沒再走進傳統職場，而是跟兩位同學一起創業，開設翻譯工作室。她說那是美曰其名，實則是自由職業。萬事開頭難。她們最開始基本什麼單都接，連數百字的論文提綱、簡歷、外貿合同，到後來外文圖書翻譯，慢慢有起色，從在家辦公到有能外租真正的工作間，經歷六年的努力，翻譯工作室有了一定的規模，對接外語院校專業人才，承包過不少大型國際會議的翻譯工作。

不久後，母親再一次激流勇退，提前進入退休生活，學起攝影。如今再翻看她當時的碩士畢業照，我有點感慨我的媽媽真酷，能文能武，能屈能伸。在她身上，我真正體會到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的重要性，也時常調侃她是一個有故事的人。母親只是一臉雲淡風輕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幸好這些故事沒變成事故，女性當自強。」

五月吃槐花

余靖



吃花這件事兒，對現在的年輕一代來說或許太過附庸風雅，以至於聽起來顯得有些不夠接地氣甚至不美味。可是對我這一代人而言，許是經歷過物質匱乏的時期吧，又或許是讀過的文學作品裏有不少都提及過吃花這件事兒，以至於在我眼中，一年四季的不同花種都有它們的吃法。

記得老舍先生有文章叫《吃蓮花的》，說自己養的兩朵亭亭蓮花，被友人要油炸了吃，一番文人雅意沒變成詩文，倒成了肚裏的美食。看後大笑，心想，這才是花朵最好的歸宿，一點也不俗氣，有啥比抵達舌尖的感覺更能體悟花朵之妙呢？吃蓮花自然是七八月份，盛夏時節的事，現下這初夏的五月，能吃的花當屬槐花了。

槐花開的時候，一串串的白花瓣舒展開來，壓滿枝頭，清甜的香氣瀰漫在空氣中。風吹過，細細的枝條彷彿負擔不了那一樹的花穗，使勁擺動着，想要趁勢將它們吹落，吹着吹着還就真的吹落了一地。這個時候總是特別想回家，想吃母親烙的槐花餅。

物質匱乏的時期，也是野味最多的時候。村莊周圍、胡同裏，農家的院子裏，都會種下槐樹，因為槐樹的花可以吃，槐葉可

以餵羊、餵兔子。小時候的我一向不喜雜糧，卻獨愛用槐花烙的餅。

通常，一場春雨過後，槐花便會開出花苞，到了初夏是便恣意開放。短暫的欣賞過後，就是農家人的豐收季，早上繁華勝雪，晚上美味佳餚。從第一枝槐枝落地，便似乎響起了號角，村莊內外此起彼伏地響起了人的呼喊和樹枝啪啪的斷裂聲。那一段時間鄰里串門，手裏拎一袋槐花或煎好的槐花餅是常有的事。

烙槐花餅的時候，母親必不會讓我幫忙，火大了會把餅烙糊，槐花餅還沒熟，火小了烙不出香味和酥脆。我只得蹲坐在廚房門口，看一會鏊子，看一會灶底裏的火光，看一會忙活着的母親。母親於廚藝一談不上擅長，但是幾十年的一日三餐，也讓她積累了豐富的經驗，做出的麵食要遠勝於家常菜，對於火候的把握也讓我時時驚嘆。恰到好處地填下最後一把柴，等火苗熄滅，餅也就熟了，揭開蓋子，熱氣騰騰。我則急急匆匆地轉身去拿了鏊子，等在母親身後——剛出鍋的槐花餅最好吃，麵的香氣，槐花的甜，酥脆的口感，咬一口噴香，從胃暖到了心裏。那是我關於初夏的記憶，也是關於母親的美好記憶。

如今，我也已經為人母，也開始學着為兒子做飯烙餅，這一抹屬於槐花的吃客情懷，也因此得以延續。



▲槐花餅正是五月當季美食 資料圖片